

<<豆汁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豆汁记>>

13位ISBN编号：9787500228462

10位ISBN编号：7500228465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国盲文出版社

作者：叶广岑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豆汁记>>

### 内容概要

为当代女作家叶广芩的中篇小说集，收录有：《豆汁记》、《黑鱼干岁》、《老虎大福》、《山鬼木客》、《瘦尽灯花又一宵》、《逍遥津》、《三击掌》、《黄连厚朴》、《长虫二颤》、《猴子村长》十部作品。

全书文笔流畅，生动有趣。

《豆汁记》故事的背景为旧时老北京，主要讲了作者小时候家里一个很会做饭的女仆的故事，文中仆人莫姜一个旧时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被作者刻画的非常鲜明。

《豆汁记》为当代女作家叶广芩的中篇小说集，收入了她的十部中篇小说。

<<豆汁记>>

作者简介

叶广芩，女，北京人。  
1968年到陕西，当过护士、记者、编辑。  
1990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  
1995年调入西安市文联，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  
一级作家。  
中国作协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采桑子》，中篇小说《黄连厚朴》等。  
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3年中篇小说《猴子村长》获“新世纪第二届《北京文学》奖”。

<<豆汁记>>

书籍目录

豆汁记黑鱼干岁老虎大福山鬼木客瘦尽灯花又一宵逍遥津三击掌黄连厚朴长虫二颤猴子村长

## 章节摘录

豆汁记 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

……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

——京剧《豆汁记》金玉奴唱段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

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ㄏㄎㄌㄍㄎㄌㄍ”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

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

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ㄏㄎㄌㄍ”，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马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

也许是这个原因，马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

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糊涂，十分的勉强。

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

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做“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

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

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那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

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

因为战事，西山的煤运不进来，取暖成了大问题，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

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

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傍晚，饭已经吃过，我举着书本，在母亲的房里艰难地用那些“臭蚂蚁”拼出了一句话：“大风刮破了蜘蛛的网”，知道了“臭蚂蚁”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有些愤愤然，父亲进来了，随着父亲进来的是一股冷风和他身后一个已不年轻的妇人。

依着往常我会嚷着“今天带回什么好吃的来啦”，扑向父亲。

但今天没有，今天父亲的身后有生人。

母亲说过，女孩子在外人跟前要表现得含蓄、有教养。

我是小学生了，再不是院里院外招猫递狗的丫丫，在举止上就得收着点儿。

我闪在母亲身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父亲和这个陌生的妇人，不知父亲给我们又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惊奇。

我的父亲是性情中人，他的艺术气质常常让他异想天开地做出惊人之举。

比如上了一趟昌平，就从德胜门外羊店弄回三只又老又骚的山羊，养在庭院的海棠树下，以制造“三羊开泰”的吉祥。

那些羊都是来自内蒙古的，崇尚自由且无礼教防维，一只只长着长胡子，挺着坚硬的犄角，老祖宗般在院里又拉又尿，使劲儿地叫唤，还要不停地吃，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

无奈，母亲在父亲去苏杭游历之时，让我的三哥将开泰的三羊送进了羊肉床子。

羊肉床子是回民开的肉铺，也兼卖牛肉，按习惯，北京人只说羊肉床子而不说牛羊肉铺。

羊肉床子都是自己宰羊，有专门的人将张家口的西口大羊赶到北京来卖，羊肉床子挑选其中鲜嫩肥美的，请清真寺的人来羊肉床子宰羊。

挑羊选羊须有很专业的眼光，肉质不好直接影响着羊肉床子的生意。

## &lt;&lt;豆汁记&gt;&gt;

北京人对吃羊肉很挑剔，谁上哪家铺子买肉都是一定的，轻易不会更改，肉铺对自己的信誉的保持和对老主顾关系的维系很注重。

羊肉床子一般是前店后院，买来了羊阿訇先对着羊念经，然后才能下刀放血，用小尖刀一通分割，羊肉挂在木头架子上，羊心羊肝搁在案子上出售，迅速而有序，有时候羊肉在案子上还冒着热气。

羊肉床子的秤砣是铜的，扁扁的，称完羊肉的时候，卖羊肉的爱使劲墩那个小秤砣，响声很大，这可能是所有羊肉床子的习惯。

我跟着厨子老王去羊肉床子买肉，一进铺子就提心吊胆，盯着那个小秤砣，时刻提防着那声响动，成了心理负担。

所以老王就事先跟卖羊肉的打招呼，劳驾，您别墩秤砣，我们家小格格害怕。

这回羊肉床子贸然进来三只老活羊，人家不收，说这三只羊是没经过念经的，不能吃；这样老的羊肉也没人买，坏了铺子的名声。

老三说我们不要钱，白送。

人家还是不要。

老三丢下羊调头就跑，卖羊肉的拉着羊在后头追。

老三不敢直接回家，跑到北新桥上了有轨电车，卖肉的在下头骂，老三扎在人堆里不敢抬头，回来一肚子气对着我母亲撒。

还有一回父亲游妙峰山，去了一礼拜，赶着两辆大车回来了，车上各装了一棵白皮松，轰轰烈烈地进了胡同。

看门老张站在门口望着这列车马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则称赞这些松树珍贵，造型独特，让人赏心悦目。

父亲找人在后院挖坑栽树，一通忙活，花钱不少，给我们家制造了一个“陵园”。

母亲不便直说，很策略地提示，醇亲王在海淀妙高峰的墓冢也有很多白皮松，棵棵都无与伦比，价值连城。

父亲说七爷是七爷的，他的是他的，他的树长大了也无与伦比，也价值连城……好在我们没有像扔羊一样扔树，那些来自西山的伟大的白皮松还没过夏天就死完了。

我们家的后院成了柴火堆，成了耗子、刺猬、黄鼠狼们的游乐场。

更有一回，人们传说清虚观出了大仙爷二仙爷，去顶礼膜拜者无数，据说灵验无比。

仙爷们其实是两条小长虫，深秋时节，长虫们要冬藏，不知还能不能活到明年。

老道不想养了，父亲将仙爷们请回家来，也不供奉，只说是两条青绿的虫儿很可爱，就当是蝓蝓养着。

仙爷们被安置在玻璃罩子里，放在套间南窗台上。

没几天，那两条长虫钻得没了影，害得一家大小夜夜不敢睡觉，披着被卧在桌上坐着……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从哪儿钻出来。

现在，父亲领回的不是羊，不是树，不是长虫，是一个人。

母亲脸色很平静，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无论是羊是树是长虫还是人。

父亲身后的女人穿得很单薄，就是一件青夹袄，胳膊肘有两块补丁，挎着个紫花小包袱，冻得在微微颤抖，看得出她在克制着哆嗦，努力地使自己显得舒展。

灯光下，女人的面部青黄黯淡，脸上从额头到左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这道痕迹使她的脸整个破了相，破了相的脸又做出淡淡的微笑。

那不是笑，实在是一种扭曲。

这让我想起京剧《豆汁记》里穷秀才莫稽的唱词，“大风雪似尖刀单衣穿透，腹内饥身寒冷气短脸抽”，眼前这张脸大概就属于“气短脸抽”的范畴了。

戏里边金玉奴在风雪天为自己捡了个丈夫，在同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知父亲为我们捡回个什么！

父亲将女人引到前边来，告诉母亲女人叫莫姜，是他在颐和园北宫门捡的，父亲特别强调了，他不把莫姜捡回来，莫姜今天就得冻死在北宫门，因为她无家可归了。

父亲说得很轻松，就像他在外头捡了块石头，捡了块砖，自然极了。

被叫做莫姜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即便脸上没有疤痕，也说不上好看，一双单眼皮

## &lt;&lt;豆汁记&gt;&gt;

的眼睛细细的，薄嘴唇，尖下颏儿，两个耳朵往前扇还透亮，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得狰狞恐怖，像是东岳庙里的泥塑小鬼儿。

出于礼貌，莫姜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声“四太太”，便收回目光再不言语。

“四太太”是外人对我母亲的称谓，我父亲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四爷”，母亲自然就是四太太了。

母亲看莫姜头顶梳着发髻，没有缠裹过的脚上穿着一双烂旧的骆驼鞍儿毛窝说，你是旗人？

莫姜说是。

说老家在易县常各庄，祖父是皇帝陵前负责点灯的包衣，祖姓他他拉，莫姜是她的名。

母亲问她怎的没了住处，莫姜说原本在北宫门西边的西上村租了间房，今天到期了，房东把房收回去了。

问她家里还有谁，莫姜说娘家没人了，婆家男人叫刘成贵，是厨子，前些年死了，她就一个人生活。

母亲还想问她脸上的疤，张了张嘴，终没好意思说出来。

莫姜窥出母亲的意思，淡淡地说这道疤痕是她已故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她男人脾气不好，那天正好在剁饺子馅，两口子拌嘴……其实就划了层皮，划在脸上就长不好了。

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母亲不再说什么，她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这个突如其来的莫姜，就像她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羊和树。

母亲在父亲面前从来是唯唯诺诺，这在于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低微出身和作为第三房填房的特殊身份。

父亲说晚饭他在老三那儿吃过了，只这个莫姜从中午就没有吃饭，让母亲给做点儿什么。

母亲说厨房的火已经熄了，柜橱里还有一碗豆汁稀饭，凑合一下吧。

父亲说也好，莫姜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看来是饿得狠了。

母亲端来了豆汁，就着房内的铁皮炉子热。

那时候绝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灶一类，想温点儿汤水什么的极难，母亲不可能为了一碗豆汁在厨房重新生炉子，那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

自从厨子老王回老家以后，我们家便是母亲下厨。

母亲没有山东人老王的手艺，穷门小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烹饪范围离不开炸酱面、疙瘩汤、炒白菜、炖萝卜一类的大众吃食。

这是我和父亲都不满意的，大家都格外想念回家探亲的厨子老王，盼着他早点儿回来。

母亲端来的豆汁是我晚上吃剩下的。

父亲没在家吃饭，母亲便怎么省事怎么来，她在娘家当穷丫头时候爱吃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我们的晚饭便是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

豆汁饭酸馊难闻，老腌萝卜咸得能把人齁死，我吃了两口，不吃了。

母亲却吃得津津有味，拿筷子点着我的碗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人家古代贤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贤人都行，你怎就不行，难道你比贤人还贤？

我说我不当咸人，这老腌萝卜，看两眼就能把人咸个跟头，咬一口能给咸人当姥姥，咸人吗，谁爱当谁当吧。

母亲没办法，拿来点心匣子，让我从里边挑，我挑了块萨其马，拿了块槽子糕，正要向一块自来红月饼伸手，母亲说，够了！

现在，母亲把剩豆汁拿来给莫姜吃，多少有打发叫花子的意味，我都替母亲不好意思，她怎不把点心匣子给端来呢？

莫姜双手接过了那碗温吞的、面目甚不清爽的豆汁，认真地谢过了，背过身静悄悄地吃着，没有一点儿声响。

从背影看，她吃得很斯文，绝不像父亲说的“从中午就没有吃饭”。

我想起了戏台上《豆汁记》里穷途潦倒的莫稽，一碗豆汁喝得热烈而张扬，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眼球。

同是落魄之人，同是姓莫的，这个莫姜怎就拿捏得这般沉稳，这般矜持？

喝完豆汁的莫姜坚持要自己把碗送到厨房，一再说自己在堂屋吃饭已经很失礼了，不能再让太太受累。

## &lt;&lt;豆汁记&gt;&gt;

母亲就领着莫姜到厨房，母亲和莫姜一走，父亲就对我说，别告诉你娘，这个莫姜，是北宫门卖花生米的。

北宫门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

当时老三在颐和园里工作，路远，平时不回家，一礼拜回来拿一趟换洗的衣裳。

颐和园内有德和园，德和园东边夹道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院，老三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院里。

院子挺大，房也高，前廊后厦，睡觉的雕花木炕嵌在北边墙里，这样的房子在有皇上那会儿不知道是给谁住的，现在住了园里的职工。

没上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常到老三那儿闲住，父亲在园子里画画，我就满园疯跑，不到吃饭时候不回家。

颐和园的自由岁月，充盈了我学龄前的大部分生活，里面的犄角旮旯都被我“临幸”过不知多少遍，连园子里的松鼠和水牛儿我都认识。

出了老三的院门往北是个小城门，北边门楣上写着“赤城霞起”，南边是“紫气东来”，我很喜欢这两个词，认真地记了。

上学后，教语文的马老师让用“来”造句，我造的就是“紫气东来”，老师瞪了半天眼，让我坐下了。

我错了吗？

我一点儿没错！

回家跟父亲学说，父亲说，丫儿这个句造得好！

老三家斜对面就是大戏台，有时园子里给职工放电影，幕布挂在西太后看戏的颐乐殿前，我们则坐在大戏台上看，整个一个大颠倒。

也有时，有业余的京剧团演出，水平极差，服装也是瞎凑合，演出场所却很辉煌，就是“龙会八凤”的大戏台，那些演员唱着唱着唱错了，竟然能回去重新出场，也没人叫倒好，哄然一笑罢了。

都是自己职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时上头演的和下头看的还要说话。

有回他们演《豆汁记》，排演了大半年，还借了一个外头的金玉奴。

待那金玉奴一上场，竟让人大失所望，银盘大脸，高颧骨，大龃牙，屁股大得像碾盘，穿个小短袄，走路像狗熊耍叉。

这副尊容还要招赘英俊小生莫稽当女婿，我真要替那莫稽喊冤了。

金玉奴形象不好，但唱得不错，“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我觉得这段原板很好听，是呀，只要人好，“狗熊耍叉”又有什么关系呢？

演莫稽的小生很出色，把那碗金玉奴施舍的豆汁喝得淋漓尽致，又是舔又是刮，跟真的似的。

莫稽唱得也好，主要是嗓子亮，可惜，在戏里头是个坏人，他当了官就看不起金玉奴了。

演莫稽的是我们家老三。

老三单身，不会做饭，我们爷儿三个就在颐和园东南角的职工食堂吃饭。

食堂的饭寡淡无味，比我母亲做得还糟糕，颐和园附近也没有好馆子，我们的饭就很成问题。

老三每礼拜进城一趟，让我母亲做出一锅炖肉，路过“天福号”酱肉铺，还要买两个酱肘子，一并带回颐和园。

颐和园东门是正门，有御道，有大牌楼，过去是皇上、太后必经之地，肃整严谨，御道旁边没有店铺，皇上倒了几十年还是如此。

南边一个小学，北边一个医院，都是颐和园的附带建筑，目前改做别用，还是没有商店。

真正想买东西得出北门，即北宫门，那里有几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早晨还有些小商小贩，提些鲜藕嫩姜来卖，多是附近村里的农民。

值得一提的是北宫门西北角有个卖火烧的老赵，我之所以跟他熟识是因为“天福号”酱肘子得用烧饼来夹，买烧饼的任务向来由我承担，父亲是不于此类事情的。

严格说，老赵卖的是火烧而不是烧饼，北京人将烧饼、火烧分得很清楚，烧饼内里有芝麻酱，外表粘着芝麻；火烧是发面，内里只有花椒盐，外头不粘芝麻。

火烧个儿大，烧饼个儿小，火烧二分钱一个，烧饼三分钱一个。

老赵的火烧做得不地道，里头的面常常还是生的就出炉了。



## &lt;&lt;豆汁记&gt;&gt;

我问老赵怎净弄出些半生的玩意儿，老赵说他自己就是半生的，他的老姓是爱新觉罗，正黄旗，正黄旗来烙火烧，能弄出个半生就不错啦。

还有一个给驴钉掌的，他说他是皇上的三大爷。

“皇上三大爷”送了我许多驴掌，我不知这东西有何用场，“三大爷”说，难得的好肥呀，回去泡水浇花，一棵西番莲能长得比北宫门的松树还高，花开得像石舫火轮船的轮子那么大。

我回来找了个罐子泡驴掌，一日三遍地看，满屋腥臭。

老三说可惜了那罐子，罐子是康熙青花。

我对北宫门的印象只有这些，并不记得有卖花生仁的女人。

父亲说莫姜的花生仁儿炒得好吃，脆香入味，咸甜适口，是泡过之后烤的，非一般拿盐土炒出的花生仁儿能比。

父亲向来对炒花生仁儿情有独钟，我知道文人们都是喜欢吃花生仁儿的，大文人金圣叹，在含冤问斩前以花生米拌臭豆腐干就酒，为自己饯行。

没吃几口，时辰已到，官方让他写遗书，金圣叹一挥而就，然后慷慨赴刑场。

他儿子将遗物领回，打开遗书，发现遗书上写着“臭豆干臭，花生米香，香臭兼备，滋味胜似火腿强”。

父亲的学问无法与“六才子书”的金圣叹相比，但对花生米的喜好上却如出一辙。

大概是因了我的离开，父亲不得不亲自跑北宫门，跟那些推车卖浆者流打交道。

处在饮食单调中的父亲，自然对花生仁儿产生兴趣，花生仁儿适了父亲的口，就把卖花生仁儿的带回家来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

好在您没把“正黄旗”和“皇上的三大爷”弄回来。

喝完豆汁就该安排住的地方了，我想莫姜一定是住在过去女仆刘妈的小屋，谁知母亲却把她安置在我的房里。

我不愿意和生人睡觉，跟母亲提出，母亲理也没理。

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很多，三进的四合院，几个哥哥们都先后离开了家，大部分房都空着，母亲非要把卖花生仁儿的安插在我的睡榻旁边，不知安的什么心。

老北京，谁住哪儿都是有规矩的，我们家太太（祖母）活着的时候住在北屋正房，父亲是儿子，儿子就得住在西屋，随时伺候着，随时请安，后头北屋空着也不能住。

太太去世，父亲住正屋，哥哥们出去了我就住西屋，不能乱住。

从里往外说，二门是垂花门，垂花门外南边是一溜倒座南房，是客人住的，有时候仆人们来了亲戚，也在南屋接待。

大街门以内西南角是茅房，用月亮门隔成一个小院，与东南角的月亮门厨房小院相对。

过去东南角厨房小院是厨子老王住的，西南角小院是女仆刘妈住的。

茅房在院子里位于“煞位”，用屎尿压着，以恶制恶。

与茅房相对的厨房，应着东厨司命的说法，将灶安在东南角，灶院有小门和正院东屋廊下相连，东屋是餐厅，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

母亲没让莫姜住刘妈的旧屋说明她就没认可这个女人，没有给她任何身份，心内对她还存有疑虑和防范。

我极不情愿地把莫姜领进屋，母亲夹着刘妈用过的一套被褥跟进来，扔在外屋的小木床上，对我也是对莫姜说，就这么的了！

我的嘴噘得老高。

这是我母亲的精明之处，小家出身有小家出身的心计。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